

访谈

扎克·库珀

倪健达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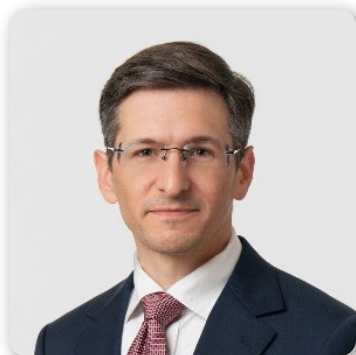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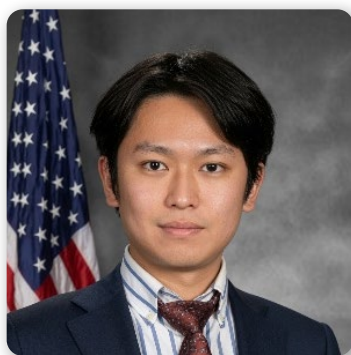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



扎克·库珀



倪健达

编按：“台湾海峡正在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无人地带’。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暴露于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有信心地通过这一海峡”，扎克·库珀（Zack Cooper）说。库珀曾为美国国防部外交事务专家，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他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讲师，同时在乔治敦大学、保障民主联盟等机构兼有职务。在其最近出版的《命运潮汐》（Tides of Fortune）一书中，库珀考察了二十世纪六个大国的发展轨迹，追踪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如何根据对相对实力变化的判断，调整其国防目标、军事战略和资源投入，并基于这一视角预测美国和中国军事发展走向。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研读国际事务、现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的倪健达先生，对库珀博士做了这一专访。访谈从伊朗战争开始，聚焦于北京意图、华盛顿战略、台海关系以及日本再军事化带来的亚太军力新平衡等问题。

倪健达（以下简称倪）：我们从伊朗战争开始。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通常部署在台湾附近的南海海域，但其近期被调往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加强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力量。这一调动以及美国在中东更

广泛地调遣海军力量，是否实质性地削弱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的战备水平和力量投射能力？除了这次具体的调动之外，伊朗冲突是否暴露出美国军力在同时应对两个潜在高强度冲突战场时，在规模配置与资源分配上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库珀（以下简称库）：伊朗战争确实对美国在西太平洋投射力量的能力产生了短期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将部分装备从太平洋调往中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伊朗冲突中消耗了大量弹药，而这些弹药本可留作应对亚洲突发事态之用。话虽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短期问题：一旦伊朗战争结束，这些装备就会返回原驻地。我并不特别担心北京今年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军力部署方面的影响并非关键因素，而且坦白说，如果中国军队真的开始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会迅速将装备从伊朗调回。

我认为真正具有更长远影响的还是各类导弹及拦截弹的消耗。这是美军在短期内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系统可用于应对潜在的美中冲突，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短期限制。

从中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弹药生产方面的投入力度，以及相关武器系统的制造速度。甚至可以说，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当前这场冲突如果能够促使美国发展出大规模生产这些系统的工业能力，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防部目前的作为，以及它是否真正重视弹药生产问题。

作为一个高度关注亚洲事务的人，我确实认为伊朗战争是一种分散

精力的干扰。它消耗了本应更多地留给本地区各项挑战的资源与战略关注。

倪：如果北京正密切关注美国在伊朗的这次部署——我们理应作此假设——那么，倘若中国确实在改变其对台计算，或认为出现了打破现状的机会，您预计会出现哪些具体的信号或行为？

库：我的看法是，今年中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尽管2027年仍是一个可信的规划时间点，但习近平目前在国内面临诸多需要应对的问题——不仅是经济放缓，还有解放军内部持续进行的清洗。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多位重要成员被撤换的情况下，我不认为解放军已具备发动大规模对台入侵的条件，即便美国当下有所分心。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美国将精力集中在伊朗局势上，2026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份。我认为，临近2028年及该年本身将会更加棘手，因为台湾和菲律宾都将举行选举——这类事件在政治上可能很难处理，并可能引发实质性的美中紧张关系。

话虽如此，我认为2026年总体上是一个稳定的年份，而这基本上也正是近期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所反映出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或围绕台湾问题出现一轮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我会感到担忧。但坦白说，我原本就预期今年会比去年更为平静，而事实大体上也确实如此。

倪：与此前历任政府相比——包括特朗普自己的第一任期——您如何

评价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两者在言辞或政策实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北京的判断是否重要？

库：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乃至更广泛的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特朗普本人——我认为他本人的立场其实相当一致。差异的根源在于他周围的顾问团队。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身边围绕着一批对华态度强硬、支持台湾的顾问。他们推动总统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更有力地反制北京，并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我认为这些立场都并非出自特朗普本人的本能倾向，而是博尔顿（John R. Bolton）、蓬佩奥（Mike Pompeo）和兰迪·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并真心支持台湾。

而在第二任期内，这些顾问已不在其位，总统显然认为自己比身边大多数外交政策团队成员更有经验。因此他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他的本能告诉他，习近平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他希望与之建立私人关系。对他而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显然不及从前。

专家群体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这一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个人的看法——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态也印证了这一点——是尽管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十分重视美台关系，但他也不愿被后人记住为“丢掉台湾的总统”。因此，他或许会谈论与中国就台湾问题“做交易”，但真到了需要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真

正付诸行动。我仍然担心他在军售或政策宣示方面可能采取的举动，但在他北京之行之前人们最担忧的情形，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

他可能会放弃一些与台湾相关的次要利益，但我不认为他会做出彻底放弃台湾、纯粹交易式的协议。中国若想换得这样的结果，就必须拿出极具吸引力的条件，让特朗普愿意承担相应的政治代价，而我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

最令我担忧的情形是这样的：如果习近平在9月，也就是中期选举前不久访问华盛顿，并向特朗普提出一项大规模投资协议，那将是台湾问题上出现实质性让步风险的窗口期。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并非不可能。这个时间点正是我会最密切关注的。

倪：即便特朗普出于个人政治利益或其他国家利益的考量，确实愿意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交易式做法，但仍存在诸多制度性约束——《台湾关系法》、国会的态度、公众舆论、五角大楼的规划。这些因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任何一届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是否存在一个美国不会逾越的底线？

库：我不认为存在一条可靠的底线。特朗普总统已经证明，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绕开大多数国内的制度性约束——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他不能再次参选，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共和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存续。因此，他所受到的约束远不及一位常规意义上的美国总统。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与普京的亲近程度，远超任何其他美国总统在不付出严重政治代价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程

度，但他却并未因此遭受这些后果。

中国问题在政治上会更为棘手。被视为“亲中”会比俄罗斯问题招致更多共和党内部的反对。但当前的共和党，尤其是众议院内的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特朗普个人建立起来的——这是他的政党，我不认为党内的反弹会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强烈。

这里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制约因素：交易本身。如果特朗普打算用涉台让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投资，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投资中有多少真正能够被美方接受。一项涉及中国电池技术、应用于美国汽车的合资项目？这或许还能被接受。在美国市场销售中国品牌的汽车？我严重怀疑这能在国会、各州议会以及州长那里过关。中方可能会提出一些表面上极具吸引力，但在政治上根本无法落实的条件。这正是我对“特朗普会在未来两年半内真正出卖台湾”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所顾忌，而是因为真到了要拍板的时候，成本收益的计算可能根本不成立。

而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理论上两国之间可以共同推进许多事情，但根本性的互信缺失，使得即便是很小的协议也很难达成。许多交易被提出来，但真正能推进的寥寥无几。如果特朗普要达成一项涉台交易，他需要高度确信中国会真正履约，而不会让他显得愚蠢。而我看不出中国如何能够可信地提供这种确定性。

倪：过去几年间，战场形态经历了快速演变。在乌克兰，无人机和巡飞弹（loitering munitions，即可在目标区域盘旋待机、自主攻击的弹

药)改变了冲突的面貌。在加沙乃至当前的伊朗战争中,我们看到廉价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蜂群被用于挑战海空优势。美国现在也试图以其自身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系统对伊朗实施对等反制。看起来,这些曾是非国家行为体首选武器的廉价智能弹药,正在被国家军队作为核心能力加以采用。这种技术变迁将如何影响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又会有利于哪一方?

库: 这影响巨大——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关于这个主题。我的看法是,如果美国、台湾和日本能够做出正确的投资,这一技术变迁将使中国在台湾海峡乃至西太平洋其他地区投射力量变得更加困难。

原因在于,这些能力——无论我们称之为拒止系统,或消耗性装备,还是无人化平台——本质上有功于较弱一方对那些传统上为强国所倚重的大型昂贵系统构成实质性威胁。投射力量的代价已经上升,风险更高、成本更大。这一点对于美国相对于伊朗而言是真实的,对于中国相对于台湾而言同样真实。

这在实际中意味着,台湾海峡正在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无人地带”。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暴露于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有信心地通过这一海峡。如果这种态势持续,对台湾而言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中国无法将三十万到四十万军队投放到岛上,它就无法成功执行入侵行动。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威胁都被消除——北京仍可以实施封锁或夺取外岛——但最高强度的情形,即全面的两栖入侵,会因这些技术而变得远为困难。关键在于,台湾、美国以及可能的日本,必须在正确的能力上进行投资,以使中国军队面临实质性的风险。我们目前已经在

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需要大幅扩大规模，并且速度要快得多。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技术变迁有利于防御性的、维持现状的力量。这正是台湾的定位，这也应该是美国的定位。所以总的来看，我认为这对中国是坏消息，对台湾则是好消息。

倪：您似乎认同，廉价的蜂群系统有利于防御一方——即有利于较弱的防御者对抗较强的入侵者。这种框定方式准确吗？

库：我会对这种框定方式做一些细化。我不认为这单纯是进攻与防御的问题。这些系统同样可以用于进攻。我更倾向于做出“控制”与“拒止”之间的区分。

控制是指前往某地并加以掌控——无论是陆地、海域还是空域。这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也越来越高。拒止则是指阻止对手建立控制，这正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容易。拒止与防御常常存在重叠，但二者并不等同。这正是为什么这些消耗性系统同样可以被用于进攻目的。真正困难的是利用它们去夺取并控制领土。因此，我认为“控制与拒止”是比“进攻与防御”更清晰、在分析上也更为精确的框定方式。

倪：这里还存在一个工业层面的维度。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能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极为充裕。假设中国决定大规模生产无人机、火箭弹、廉价导弹和巡飞弹，以压制台湾的防空系统，并对美日舰队形成拒止，如果中国在这一能力上的投入速度超过美国、台湾和日本所能跟上的步伐，这是否会使力量平衡向中国一方倾斜？

库：这确实发挥了中国的一项真正优势，即能够快速、大批量地生产廉价产品——这并非美国所擅长之处。另一方面，美国、台湾、日本以及越来越多的伙伴国家都在推进这些技术。这一联盟内部的合作，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随时间抵消中国在产能上的优势。

但从军事史中可以汲取的更深层教训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这种技术如何被整合进作战部队之中。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原因有两点：

首先，美军当下正处于实战状态，已经积累了切实的作战经验——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解——了解如何部署自主系统、如何在实际作战中运用人工智能，以及在实战条件下究竟什么真正有效。我们在当前与伊朗的冲突中所汲取的这些经验，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

其次，美军是围绕“任务式指挥”这一原则构建起来的：即赋予各层级指挥官自主判断，让他们自行找出完成任务的最佳方式。中国的体制并非如此运作。它更趋于自上而下，对下级指挥官的信任程度也远低于美军。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体制能否让一线指挥官大规模、有效地运用自主系统。我认为解放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这种适应能力。因此，即便中国能够更快地生产更多这类系统，我仍然希望美国、台湾、日本及其盟友在真正整合并有效运用这些系统方面，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倪：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被普遍认为比自民党的历任前任更为强硬——她支持废除“宪法第九条”，支持日本军事力量的正常化，允许

日本制造和出口更多武器，并在西太平洋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她领导的政府推进修宪，并持续推进防务建设，您认为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将如何调整？一个更具实力、更为强势的日本，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安全架构？

库：我不认为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更像是一种渐进式的演变，朝着一个在安全角色上更为强势、更有自信的日本方向发展。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安倍朝这个方向推动过；岸田则做成了一些安倍未能完成的事情。高市很可能会加快防务建设的步伐，并可能调整一些法律上的限制。但这些变化，美国基本上是支持的，而且坦白说，美国其实希望这些变化能更早发生。

这更像是演进，而非革命。但我的看法是，在一场涉及美国介入的台湾冲突中，日本几乎肯定也会被牵涉进来。因为中国的打击很可能会波及驻日美军基地，从而在法律上促使日本考虑与美国一同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防务变革正使日本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将其视为能力的提升，而非根本性的修正。高市显然希望拥有一支更强大、更具能力的日本军队。但她能够推进的速度存在实际制约，即便从相对有利的政治地位出发，她也需要审慎而有步骤地积累公众支持。

倪：如果日本在防务建设上持续推进，您认为特朗普总统会更愿意还是更不愿意在该地区投入美国的装备？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读：更强大的盟友可以为美国更深的承诺提供正当理由；又或者，一个更有

能力的日本可以让美国减少自身的暴露，将资源转向其他地方。

库：我不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的决策方式。即便日本在防务上推进得很快，它也无法独自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而美国确实需要日本。没有基地使用权和日本的配合，我们无法在该地区开展行动。这一同盟关系仍然至关重要。

我会以北约作个类比。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北约不加大投入，美国可能会收缩——但我们现在看到北约确实在加大投入，而美国仍在收缩。他或许同样会谈论，如果日本不加大力度，美国就会从亚洲收缩，但美国的基本利益决定了无论如何都需要在日本和东亚保持存在。日本当下的决策，可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在该地区的行事方式。

欧洲是另一种情况。俄罗斯在军事上，大致相当于欧洲各国合计实力的一半。而在亚洲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的总和。即便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大幅增加防务开支，它们仍无法单凭自身在军事上与中国相匹敌。这种不对称性与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美国彻底退出北约——我个人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我曾在北约工作过——欧洲国家或许能够在五到十年内，发展出足以威慑俄罗斯的集体能力。而如果美国退出东亚，这种选项根本不存在。东亚国家无法独自应对中国军队。这两个战场的战略动态根本不同。

倪：您认为北京会如何看待高市加快推进的防务建设？中国历来以“日本再军事化”的幽灵作为自身军事扩张的理由。日本的扩军会引发中国的反应，还是会加快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时间表？

库：中方在日本问题上从来反应不佳。而且，我认为，日本问题有时被中国当作一种工具，以便为国内本就想要推行的政策寻找正当理由。

但这种中方论调在中国之外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如果你前往东南亚，问当地哪个国家是该地区最具稳定作用的域外力量，答案是日本。真正对日本的活动怀有历史记忆所驱动的严重担忧的，基本上只有中国，或许还有一两个其他国家。

作为一个在日本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我认为中方所说的叙事——即一个能力稍有提升的日本军队，可能会从深度防御型定位转向进攻型定位——是对日本政治动态的一种根本性、且相当明显的误读。日本重建某种军事能力、随后转向进攻性行动，这种情形几乎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日本人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退一步审视该地区防务开支的实际走势，日本的增幅相较于中国的所作所为而言相当有限。过去四十年间，地区军事平衡发生剧烈变化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持续多年、规模庞大的防务建设。这才是真正扰乱地区秩序的因素——而不是日本那远小于中国所做的任何举动的有限增幅。

至于日本的扩军是否会具体影响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判断：我认为影响不大。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采取行动，主要推动因素将是一种政治判断——即认为台湾正不可逆转地远离大陆。日本的防务能力实际上并不在这一判断的考量范围之内。而对中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美国是否会介入的问题。这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动态以及谁是总

统，而非日本的所作所为。

倪：就您个人判断而言，如果中国在 2027 年或临近 2028 年时确实决定对台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更小？

库：说实话，我不知道，而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特朗普极难预测。这几乎就像是抛硬币。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看不出自己怎么可能有信心断定特朗普不会介入，或者一定会介入。

而这是一场代价极高、一旦判断失误便后果严重的赌注。因为如果中方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介入，而这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习近平就有可能在历史上被记作一位失败的领导人，甚至可能在政治上都无法存续。我无法想象他会愿意在对特朗普会采取何种行动毫无确切信心的情况下，承担这样的风险。而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确信特朗普在一场军事危机中会如何行事。他已经让所有人感到意外，或许连他自己也不例外。

所以我对能够维持威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恰恰是因为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慑形式。这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定。

倪：习近平的个人历史抱负——“统一”中国，成为具有帝王般历史地位的人物——是显而易见的。但一次失败的入侵很可能对他个人以及整个中共都是灾难性的。您如何看待这种张力？

库：去年我参与了一份报告，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即一次针对台湾的失败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研究结果相当严峻。一次重大军事失败的影响，将在四个维度上具有毁灭性：中国经济、国内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解放军本身。

其中一个关键发现是，冲突越糟糕、持续时间越长，这些领域中出现的后果就越具灾难性，而且这种关系并非线性的。一场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冲突，或许在大多数维度上都还可以应对。而一场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冲突，对整个共产党而言将是一场存亡攸关的灾难。

我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对中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因为相关讨论往往聚焦于中国成功所带来的风险，而非失败所带来的后果。但中国自 1979 年以来未曾发动过重大军事行动，而那一次它输了。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究竟能有多大信心，确信解放军能够成功执行一场大规模两栖入侵？你又能有多大信心，确信美国会保持中立？这些都是极为巨大的赌注。如果被逼入绝境，或许你会选择冒险一搏。但如果台湾没有把你逼入绝境，美国也没有把你逼入绝境，更容易的路径就是等待——耐心蓄势。希望这正是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

倪：如果让您指出未来五年中，台湾安全方面最被低估的单一风险——也就是在华盛顿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因素——您会选择什么？

库：台湾自身。华盛顿需要得到保证，确信台湾正在尽其所能保卫自身。遗憾的是，在野党在立法机构中对防务预算的抵制，正使这里的人们对台湾在自我防卫问题上的认真程度产生怀疑。这种印象很重要。

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无论是今年晚些时候，还是 2028 年——台湾民众对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信心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他们失去这种信心，我认为台湾内部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寻求某种与北京的妥协安排。我不认为这样的安排会对台湾人民有利。但如果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无法信任美国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支持这种安排。

因此，台湾内部的政治动态，可能是最为关键、也最被低估的变量。这种相互保证的结构——台湾必须愿意为自己而战，而美国必须可信地承诺，一旦台湾开战便会出兵相助——是十分脆弱的。如果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相互信任因为一次重大失误而崩溃，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一方撤回信心，另一方便随之转而依照自身利益行事。